

西德政黨政治發展中的新興勢力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近兩年來，西德湧現出一股新興的右傾政治勢力，在幾次的大小選舉中頗有新獲，特別是今年（一九八九）元月柏林邦（市）議會選舉，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The Republicans）異軍突起，首度取代原自由民主黨（FDP）之地位，而登堂問政，為戰後西德的政治發展，揭添另一新頁。究竟這些極右政治團體是否重現一九六九年竄起的激進德國國家民主黨（NPD；以下簡稱德民黨）歷史，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祇是曇花一現，目前正受到許多政治觀察家的關注。

壹、引言

自從一九八七年九月西德布萊梅邦（市）議會改選，代表激進右派政治團體的「德國人民聯盟」（DVU/Deutsche Volksunion，以下簡稱德聯），首次獲分配一席進入議會後，打破了長期以來具法西斯主義傾向政治團體受壓抑的沉寂局面，今年初以來極右派團體的幾次參選活動，引起西德政壇相當的重視。先是共和黨於柏林邦議會選舉中，獲得七·五%（約九〇、一四〇票）的選民肯定；繼而重起爐灶的國家民主黨也在黑森邦（Hessen）地方議會選舉中的重鎮——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獲得六·六%（約二〇、〇〇〇票）的選民支持。此一氣勢更於六月間的歐洲議會直接選舉，提昇了共和黨的問政層次，六名首度踏出國界的議員，不僅增強歐洲議會內極右派黨團些許力量，①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必然也會助長部份西歐國家的極右思想。從另一角度來看，西德未來的政黨體系發展，也極可能因此而造成若干難以掌握的變數，尤其是明年底即將面臨的國會改選，新興右派團體是否會成為聯合內閣組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必須依國會大選前幾個邦議

註①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歐市十二國舉行的歐洲議會直接選舉結果，除西德外，法國及義大利的激進右派政黨亦分獲十席與四席。Das Parlament, No. 26/1989, p. 3.

會的選舉結果，來檢視極右政黨的未來動向。本文不擬探討新興右傾勢力組織架構與意識形態，^②而想依據過去極右派政黨的成長過程經驗，來分析西德政黨政治發展中的一些現實問題。

貳、極右派政黨的崛起

近十多年來，西德的極右派政治團體不下十餘個，其中有維持較溫和理性政治運作的作風，也有主張採異常激進手段的極右勢力，實際能於選舉中獲選民認同者，則寥寥無幾。（見附表一）極右政黨迄今雖然尚無在聯邦大選成功的例子，但邦議會或地方議會却已為極右政黨的未來，奠定良好的藍圖。

共和黨進入柏林邦議會，是否意味著極右派政黨已經具有突破國會門檻之實力？西德輿論之所以抱持這個疑問絕非偶然，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五日的第十一屆聯邦眾議院（Bundestag；國會）改選中，長期處於發展停滯階段的極右派政黨，即已出現轉機的信號。當時參選的國家民主黨得票率即從一九八三年的〇・二％提昇至〇・六％，另外亦有〇・三％的選民支持其他兩個激進右派政黨——「

註② 有關此方面可參考Reinhard Kühnl, *Die NPD-Struktur, Ideologie und Funktion einer neofaschistischen Partei*, Frankfurt, 1969; Reinhard

Opitz, *Neofasch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Köln, 1988; Ch. Rajewsky/A. Schmitz,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Neonazismus-Ein Reader für Jugendarbeit und Schule*, Düsseldorf, 1988; *Antifaschistischer Informations- und Pressedienst*, (ed. by Bundesvorstand der VVN), 1987ff; *Blick nach rechts*, (ed. by Sozialdemokratischer Pressedienst), 1984ff.

附表一：西德現階段代表性之極右（激進）政黨

政 黨 名 稱	登記時間	立場	合法性	分 席 之 各 級 議 會
德國國家民主黨 (NPD)	一九六四	激進	合 法	法蘭克福市 (Frankfurt/M)
德國人民聯盟 (DVU)	一九八七	激進	合 法	布萊梅邦 (Bremen)
共和黨 (Die Republikaner)	一九八三	溫和	合 法	柏林邦／歐洲議會 Berlin/EP
自由德國勞工黨 (FAP)	一九七八	激進	部 份 邦 非 法	—
生態民主黨 (ÖDP)	一九八一	保守	合 法	—
德國愛國黨 (Patrioten)	一九八六	保守	合 法	—
民族集結 (NS)	—	激進	非 法	—
國社分子行動陣線 (ANS/NA)	—	激進	非 法	—
德國人 (Die Deutschen)	—	激進	合 法	黑森邦賀海姆市議會 (Hochheim/Hessen)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FAZ; Süddeutsche Zeitung; Die Zeit.

德國愛國黨」(Patrioten für Deutschland/Patriots for Germany，以下簡稱愛國黨)與「生態民主黨」(ÖDP，以下簡稱生民黨)。如果再進一步尋找跡象，一九八六年十月的巴伐利亞(Bayern/Bavaria)邦議會選舉，從基社黨(CSU)分裂出來的共和黨一舉囊括三%得票率，即已看出西德內部的極端右傾思潮正逐步醞釀中。

極右政黨真正進入議會問政之門，則始於一九八七年九月的布萊梅市議會改選。當時參選的德聯以三·四%的獲票率分得一席，^③其餘尚有一·六%的選民投向共和黨。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德聯在布萊梅港選區的獲票率竟高達五·四%，其訴求受到一定的支持來源可見一斑。一九八八年三月巴登伍騰堡(Baden-Württemberg)邦議會選舉，終於顯現了極右政黨聯合參選行動的重要性，德民黨與德聯雖然合力取得二·一%之選票，却因共和黨(一%)、愛國黨(〇·一%)、以及生民黨(一·四%)的各自為政，而失去進入議會的機會。儘管如此，那次選舉德民黨依照邦選舉法規定仍然獲得七十五萬馬克的選舉經費補助。^④

極右政黨並非以堅強的意識形態吸引選民，而是在現實問題的宣傳手段方面下過功夫，對衆多選民所關切的政治難民問題，他們提出的口號確實容易煽動人心：德聯強調西德納稅人每年要花數十億馬克供養那些「假難民」(Scheinasylanten)；而激進的「民族集結」(Nationale Sammlung)宣傳中更帶有法西斯復仇性的煽動字眼：「他們吃我們的麵包，住在我們的廊簷下。這對他們應該很夠了吧？或是他們還想獲得更多？要我們的工作職位、我們的婦女、還是我們所有的產業？」^⑤

叁、派系整合的困難

西德極右政黨彼此間的組織內部，除了領導階層的競爭外，政策與政綱相當分歧，難以整合為一體。它不僅關係到具民主認知與素養的共和黨與同情恐怖組織的「自由德國勞工黨」(FAP，以下簡稱自勞黨)之間分工上的問題，而且也牽涉到

註③ 西德各邦選舉法(Landeswahlgesetz)有關規定，不盡與聯邦選舉法(Bundeswahlgesetz)相同，布萊梅市在無得票比例限制與特殊計票方法下，德國人民聯盟因此享有一席。

註④ Reinhard Kühnl,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rechtsextremer Partei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3/1989, p. 280.

註⑤ *Oberhessische Presse*, February 11, 1988, p. 4; *Postwurfsendung der DVU*;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rechtsextremer Parteien", *op. cit.*, p. 291.

各派間理念之分歧與衝突。欲從好戰的右傾保守主義至公開宣告新法西斯主義的各式各樣過渡性的政治號召中找尋一妥協點，實為當前一大困難。

從幾次不同規模的選舉可以看出，右派激進黨的組織架構的不嚴謹，是彼此力量難以集結的最主要因素。在這方面，共和黨參與柏林邦議會選舉成功的經驗，更加強了其獨立奮戰的信心。由於稍早拒絕具強烈新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激進右派政黨（如國家民主黨或自勞黨）加入其選舉聯合陣線，而使之更能吸引所有具有右傾思想的溫和選民。德民黨與德聯則從一九八七年簽訂結盟書以來，即排除其他所有右派政黨的加盟，並以「團結增強實力」（Einigkeit macht stark）為口號，^⑥參加各項選舉。事實上從當前的情勢分析，極右派陣營已分裂成兩大派，共和黨與激進的德聯雙方已絕對無法靠一紙聯盟協議來拉近彼此的意識差距，而是各憑本事去凸顯其現實可行的宣傳伎倆，向選民訴求。激進的德聯主席福瑞（Gerhard Frey）在共和黨人眼中是納粹的代理人（Johner），^⑦而德聯則視共和黨人的理念為畏途。未來西德右派激進黨在爭取議會席次方面，也必然因為沒有一方有絕對優勢的把握，而使力量分散。

肆、政治理念之分歧

基本上，西德新興極右派政黨的政策與傳統全民政黨無很大的區別，特別是在環保、反吸毒、德國自決權等方面之主張。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極右政黨表達國家民族主義情結時的方式趨於激烈，對外籍勞工的不滿情緒過於激昂。儘管極右派在政治運用的手段方面或有不同程度之保留，但是強調不同民族先天性的差異，却是大部份極右派政黨意識形態之訴求重點。過份渲染民族主義色彩與仇恨外來移民的結果，相對地也遭到持不同意見團體的反擊。^⑧然而基本上，前文所提到的兩派極右派政黨，似乎又都傾向呼籲建立一個安定而有秩序的強大國家，反對製造任何動亂。

1. 共和黨

創立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南德巴伐利亞邦的共和黨，原係因基社黨國會議員漢勒斯（Franz Handlos）不滿該黨已去世主

註⑥ Deutsche National-Zeitung (DNZ), March 25, 1988, p. 2.

註⑦ Frankfurter Neue Presse, January 12, 1988, p. 5.

註⑧ "Humanes Geschwatz", "Die Grenzen der Demokratie markieren", in Der Spiegel, No. 23/1989, pp. 49-56.

席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逕自決定貸款十億馬克予東德，而脫黨與另兩位同僚重起爐灶，被選為共和黨首任主席。⑩該黨黨綱序言中，固然明白揭示共和黨是一個「獨立、保守而自由的全民性政黨」，⑪但是一九八五年春共和黨黨內為極右傾向所產生的爭論，仍不免導致分裂，漢勒斯被迫另外成立自由全民黨(Freie Volkspartei/Free People's Party)，並在一九八六年的邦議會選舉中，獲三%選民的支持。

現任六十六歲高齡的黨魁荷琥伯(Franz Schönhuber)對該黨未來的前途，表示相當樂觀的態度。換言之，共和黨想在西德政黨政治發展中扮演制衡角色，必須等待自民黨失去其原有的影響力。⑫從共和黨在幾次選舉中的政見宣傳可以看出：她不僅強調民族主義，亦講求國家主義，反對德國人應當承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的說法；不過該黨也相當尊重國家的法律與秩序，呼籲德國人重振勤奮、服從、犧牲與熱愛祖國的傳統精神。自認為「民主愛國主義者」的共和黨，面對西德當前嚴重的政治難民潮和客工問題，雖然沒有刻意渲染仇外氣氛，但是競選政見中隱喻土耳其客工對德國人居住環境與就業所造成的威脅，在工人選區就因此而獲得相當的支持。⑬西德艾姆尼(Ernst)研究所今年初所作的當前十三項重大政治議題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共和黨較受選民信賴的也祇有「理性規範客工問題」一項，但排名仍落居社民黨與基民黨之後。⑭

在衆多而立場又分歧的極右派政黨之中，共和黨訴求的方式算是比較溫和，為此西德內政部曾公開宣稱，共和黨祇能說具有極右思想，但並不屬於激進右傾團體之行列。⑮換言之，共和黨可能比綠黨更能遵守政治規範與遊戲規則。⑯若從許多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大致可以論斷，與其將共和黨視為「抗爭性」政黨，不如說是一個具「世界觀」(Weltanschauung)的政黨。以該黨現有約一萬四千名黨員的人數，而成員中的五〇%以上又屬於廿至卅歲之年齡層，以及就其在財政來源上的困難處境而言，能創造出今日之成就已屬不易。面對西德內部持續不斷的反法西斯主義傾向，乃至於不時來自德民黨的謾罵與自民黨的強大競爭力，共和黨能否通過明年春舉行的巴伐利亞邦議會選舉之考驗，恐為未來跨入國會門檻的關鍵。

註⑩ 參與建黨者尚有現任主席荷琥伯與基社黨國會議員佛格(Ekkehard Voigt)；*Süddeutsche Zeitung*, November 28, 1983, p. 2.

註⑪ Peter Schindler, *Daten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980 bis 1987*, Baden-Baden, 1988, p. 49.

註⑫ "Unser Endziel ist der Bundestag-Der Parteivorsitzende Franz Schönhuber über die Zukunft der Republikaner", in *Der Spiegel*, No. 6/1989, pp. 28-32.

註⑬ 共和黨面對客工與政治難民問題所提出的最主要建議是：採行瑞士所訂定的輪流契約制與修改基本法(Grundgesetz...即憲法)第十六條。

註⑭ "Dem Tod oder dem Triumph entgegen", in *Der Spiegel*, No. 21/1989, pp. 36-48.

註⑮ "Unser Endziel ist der Bundestag", *op. cit.*, p. 28; "Schönhuber hat die Brücke gebaut", in *Der Spiegel*, No. 22/1989, p. 29.

註⑯ 共和黨有八八%之選民反對暴力，高於綠黨的七二%(一九八一年為四五%)。-*Der Spiegel*, No. 21/1989, p. 40.

2. 德國國家民主黨／德國人民聯盟

德民黨成立之初，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即藉著「德意志帝國黨」(DRP)所召集的會議，整合所有的極右分支團體，並以德國傳統的國家主義路線號召強硬派民族主義者，同時獲得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反對「大聯合政府」(Große Koalition/Grand Coalition)人士的支持。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間的全盛時期，德民黨曾在七個邦議會(五十席)及衆多地方議會享有席位；其後終因提倫派(Friedrich Thielen)與塔登派(Adolf von Thadden)間爭奪領導權的內訌，而使短期建立起來的江山拱手讓人。^⑭一九七二年雖然一度藉議會外的反對聯盟行動，抵制社民黨(SPD)的「東鄰政策」(Ostpolitik)，作為重振雄風的方法，最後仍不免落入毫無政治影響力的小黨之林。一九七七年起，德民黨開始擴大訴求環保政策與渲染社會的仇外氣氛，此種策略因一九八〇年代正值西德輿論抨擊聯邦政府對不斷湧入的政治難民束手無策之時，竟也有意外之收穫。

面對較溫和的共和黨在柏林邦議會之成就，德民黨亦不時利用機會表明其與共和黨對外籍勞工問題採取相同之立場，該黨現任主席穆斯努(Martin Mugnug)更堅定地拒絕與其他法西斯主義色彩濃厚的激進右派小團體有任何結盟行動。^⑮一九八七年與德聯聯合參選的德民黨，在富商也是現任德聯主席福瑞之財力支援下，黨員人數擴增，似乎較共和黨更具成果。^⑯兩黨的競選政策無分軒輊，尤其在解決外籍勞工問題，與許多激進團體一樣提出「出去」(Raus)的口號；其意非但包涵居住在西德的外國客工與政治難民不得享有公民權，而且應遣送出境，同時亦指西德應退出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以促成德國的統一與防範歐市其他國家工人不斷湧入。他們最常向選民灌輸的兩項觀念是——「德國第一，歐洲第二」以及「德國應屬於德國人」，似乎是一九八六年法國極右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主席勒班(Jean-Marie Le Pen)的口語翻版，比起早已廢除類似易於引起爭議口號的共和黨，德聯和德民黨聯合參與今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失敗，未嘗不與其過於激進的作風有直接關連。

伍、政治文化背景之有利因素

研究西德新興極右政黨的人，難免會思考下列幾項問題：如何去詮釋極右政黨的實力？其成功的條件為何？如何去評估

註⑭ Horst W. Schmollinger,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in *Parteien-Handbuch*, Bd. II, pp. 1922-1994.

註⑮ "Neonazis - mit Todesmut", in *Der Spiegel*, No. 13/1989, p. 34.

註⑯ 據福瑞之統計，德民的黨員人數已達三萬一千人。"Schönhuber hat die Brücke gebaut", *op. cit.*, p. 30.

其未來的機會？極右政黨應該具備那些必要的對策？在聯邦共和國短暫的四十年歷史中，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崛起的德民黨係唯一可以引為闡明右傾極端主義成功的例子。一九七〇年代之後，德民黨的勢力突然又一落千丈，甚至難以獲得一%的得票率，而今又是什麼因素使其再度成為政壇話題？

在探討這些問題時，不能忽略兩個基本的要件：其一為意識形態的傳統，始終廣泛地存於德國人民各階層中，主導了其世界觀，間接也影響到其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詮釋；其二是西德的官方機構，對激進右派團體帶攻擊性的宣傳，以及受恐怖主義影響所採行的暴力抗爭方式，有相當的包容性，甚少在極右風潮萌芽階段即予以禁止。^⑨因此，極右派組織之間上層運作與意識形態交流的情況下，一旦政治社會條件改變，民間的極右風潮即易於整合，形成一股力量。西德社會之所以潛存這兩項要件，與其戰後初期反法西斯運動失敗有關。當戰後社會經濟結構大規模重建之時，無論是國家機構的態度、長期承受法西斯陰影下的權力菁英階層，或冷戰時期的輿論界，對來自東歐共黨的威脅及防範內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的重視，要大於提防數以百萬計而具潛在思想危機的國社黨（NSDAP，即納粹）積極分子之活動，後者在宣傳伎倆的運用上還把原納粹分子視為民主人士。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西德選民投票行為的異動與多重政治選擇的傾向，不僅促成內政與外交政策層面上的一些變化，也使五〇年代西德人民的世界觀產生動搖。過去自由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在人民心目中已根深柢固，政府的宣傳和輿論也多堅信此種經濟體系能夠確保人民福祉與社會安全，同時也可以防範失業問題，從西德創造經濟奇蹟與全民就業的實質經驗，即可作為明證。種種跡象顯示一九三〇年代初的嚴重經濟危機和戰後灰暗思想的陰影，已為西德人全然拋在腦後。然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經濟衰退現象，却又帶給西德人民一股莫名的震撼，儘管程度上不及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危機，仍不免造成六十七萬人失業與中小企業營業額的降低。西德新生代的危機意識顯然低於戰前的一代，^⑩恐懼與失望使得五四%的西德民衆寄望強人政治的再出現，以迅速重建社會經濟秩序與紀律。^⑪處在此種情況下的西德人民，非但動搖了其原先對經濟必然可以長期趨於穩定的信念，對基民黨（CDU）聯合政府統一德國的理念也產生懷疑。基民黨事先似乎並未預料到民間的此種殷切期盼，甚至還在一九六六年底與社民黨組成大聯合內閣，導致右派團體中新興勢力重新向選民訴求既有政黨未

註⑨ Norman Paech, "Staat und Antifaschismus", in H. D. Fangmann/Norman Paech (eds.), *Recht, Justiz und Faschismus*, Köln, 1984, pp. 151-170.

註⑩ Reinhard Kühnl, *Die DPD, op. cit.*, p. 289f.

註⑪ "diwo-Untersuchung", in *Der Spiegel*, 21/1967, p. 89f.

能顧全的政策，德民黨即爲自詡可以消除民衆這些疑慮的政黨之一。

與其他保守政黨中的右派相比較，極右政黨多未提出一個完整體系的意識形態與政綱，與其他黨的關係往往又取決於間政的態度。法國席拉克(Jacques Chirac)總理任內的內政部長巴斯葛(Charles Pasqua)就曾經很貼切地形容新興極右政黨與保守政黨中右派的微妙關係：相同的憂慮、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選民基礎，手段則有些殘酷和有些過度渲染。^②巴斯葛之言應該算是對現實的法西斯主義，作出最佳的詮釋。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溫和右派是很難滿足極右派的要求，原因在於一旦政治現實狀況改變，或溫和右派所宣揚的意識形態目標成爲一種幻想時，執政者究竟是要作出違背自身理念的政策，以順應民意，或是公開修正原有的意識形態？都有困難。其實採行前述任何一種作法都會失掉民衆的向心力。一九六六年以後的西德朝野政黨，面對內部經濟衰退、國際政治均衡改變、以及政府對外堅定的緩和政策，正是這種窘境寫照。迄今的德民黨還在抨擊柯爾(Helmut Kohl)政府「背叛了(東德)難民」，並自稱爲「唯一堅定不渝的全德性政黨」，^③共和黨更因爲不滿史特勞斯對東德讓步，而從基社黨分裂出來。

另一項可能的原因是，保守政黨中右派本身利益分歧的結果，導致政策與意識形態方面無法作嚴格區分，而堅持原有之路線，基民黨和基社黨在這方面的矛盾最明顯：例如該黨中的右派對外籍勞工，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敵意，但是客工就其經濟政策方面之考慮又屬必要，同時又可吸收部份外資；另一個例子是，意識形態上對核武時代東西方關係應採強硬姿態，政策考量上又不得不配合潮流。形成戰後德國人政治觀與民族性急遽改變的直接或間接因素很多，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與婦女階層爲最凸顯，基民黨內部爲此也曾公開對是否應揚棄部份意識形態包袱，重新注入現實的因素而激辯。事實上，今日的基民黨仍然由多數遵循傳統保守意識形態路線者所主導，右派儘管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卻無法掌握全局，此由聯邦政府現階段的國防、家庭、與德國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對客工和處理政治難民問題之態度看出端倪。

廿餘年來的經驗顯示，當西德經濟發展情勢愈穩定之時，極右派即愈不易生存，一九七〇年代初德民黨的一蹶不振，就是因爲一九六〇年代末的經濟困境很快即獲得改善，當時的外籍勞工問題尚未成爲各黨政策訴求之重點；^④迄至一九八〇年代，西德經濟情勢即一直爲居高不下失業率所困擾，外籍客工的泛濫與政治難民人數持續增加，(見附表二)不僅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亦逐漸孕育出新法西斯思想。另一項可能的因素，與一九六〇年代末學生反戰運動與新罷工浪潮之影響有

註②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FAZ), May 5, 1988, p. 2.

註③ Antifaschistischer Informations- und Pressedienst, January 1989, p. 6.

註④ Reinhard Kühnl, "Der Aufstieg (aufhaltsame) rechtsextremer Parteien", op. cit., p. 287f.

關，新起的一代完全沒有經過威瑪共和困難期、納粹政權的專制和兩次大戰的洗禮，祇是站在反對者的立場，追求一種感受性強而無包容性的新德國意識形態。

陸、極右政黨未來之動向

極右政黨選民的仇外情緒絕對高於一般選民乃無庸置疑。即使具溫和間政取向的共和黨絕大多數的支持者，都把希特勒（Adolf Hitler）列為近代德國最偉大領袖的考慮人選之一，^②同時對境內的猶太裔抱極大反感，把納粹時期的反猶運動與今日的仇外風潮結合在一起。由於極右政黨並無一定的意識形態基礎，較不易長期掌握住固定選民來源，而從當前的種種跡象還看不出其具有任何說服力的整體性政綱政策，但是從共和黨在柏林邦的成功經驗看來，似乎仍有動員一定數量支持者的實力，特別是近年來西德定向選民（Stammwähler/standing voter）的人數大量減少。由各項民意調查結果的分析證實，極右政黨在傳統保守政黨的支持選民中，仍有五%至七%的迴旋空間。^③其中尤以執政的基民、基社黨受到的威脅最大；以今年柏林邦議會選舉為例，轉向的基民黨選民約有五萬八千人，明顯多於自民黨的四千人與社民黨的一萬一千人，^④同樣的例子也重覆在巴登伍騰堡邦與布萊梅邦邦議會改選中。不過極右政黨也面臨來自社會各階層與

附表二：西德各邦（大城市）之外籍勞工或政治難民人數（比率）

什勒斯維 霍爾斯坦邦 (Schlesig-Holstein)	78,363人	3.0%
漢堡邦 (市) (Hamburg)	145,703	9.3%
布萊梅邦 (市) (Bremen)	44,445	6.8%
柏林邦 (市) (West Berlin)	209,169	11.1%
低薩克森邦 (Niedersachsen)	265,982	3.7
北萊茵邦 (Nordrhein-Westfalen)	1,250,423	7.5%
科隆市 (Köln)	137,321	14.2%
黑森邦 (Hessen)	477,481	8.6%
法蘭克福市 (Frankfurt am Main)	125,336	20.3%
萊茵 法爾茲邦 (Rheinland-Phalz)	151,456	4.2%
薩爾邦 (Saarland)	42,689	4.1%
巴登 伍騰堡邦 (Baden-Württemberg)	850,868	9.1%
巴伐利亞邦 (Bayern)	618,414	5.6%
司圖佳特市 (Stuttgart)	99,311	17.7%

資料來源：Die Zeit, No. 8/1989, p. 2.

註② Der Spiegel, No. 21/1989, p. 45.

註③ K. Faller/R. Hahn/M. Feit/A. Klonne/W. Kowalsky, "Herausforderung von rechts und republikanische Vernunft",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5/1989, pp. 534-545, here p. 534.

註④ Der Spiegel, No. 6/1989, p. 26.

各個政黨中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嚴厲反擊，^②這一股反制力量勢必持續至大選之前，對極右政黨（尤其是共和黨）集結右傾選民，自然也會造成相當的阻力。

由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法西斯政黨的歷史演變，我們自然也不排除共和黨等極右政治團體運用宣傳伎倆，在工人階層中煽動仇外情緒，成功爭取游離選民的可能性。德聯的宣傳信函中即把所謂的西德「新貧」(Die neue Armut/The new poor)階級的產生，歸罪於外籍客工的侵奪工作機會之結果，德民黨更將社民黨與共黨分子比喻為「背叛工人」(Arbeiterverrat/labor betrayal)的代號。^③儘管如此，任何激進的右派政黨都無法動搖長期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更不能以恐怖手段作政治訴求，至多祇能帶動社會右傾的政治風氣，刺激全民對以往敏感而不願多談的議題展開辯論。一九八四年法國民族陣線將現實政治議題列為其意識形態的成功例子，以及與他黨聯合參選對抗左派（多指共黨或社會黨）的必然趨勢，此已對西德極右政黨和傳統全民政黨產生若干影響。基民黨內部右派即主張採取更嚴厲的政治庇護條件與客工政策，西德媒體甚至建議執政黨，考慮整合共和黨的客工政策。^④明年底國會改選之前，西德尚有十餘個邦議會或地方議會面臨改選，極右政黨爭取地方影響力的機會仍然很多。特別是依經驗及數據統計，共和黨發跡的巴伐利亞邦議會之改選，將決定共和黨能否如荷琬伯所預言：將以第四大或第五大黨姿態進軍波昂。

針對共和黨的異軍突起，西德學界中已開始重新評估政黨體制的可能變化情勢。根據今年三月至五月間各項民意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明年大選後的國會很可能會形成五黨競爭的局面。如果此一假設成立，未來的聯合內閣將建立在兩大黨——社民黨與基民、基社黨之間的妥協上，即在一大黨獲兩小黨的支持下組成；按近十年來西德政治發展的過程判斷，前者的可能性幾近於零，而後者三黨聯合的基礎又過於薄弱不易持久，即使勉強組成聯合內閣，將來在政府施政上也勢必會遭遇來自內部極大的阻力。除非某一大黨的得票率多到祇需任一小黨的聯盟即可組閣，否則難免會重蹈義大利聯合政府難於統合的覆轍，徒然增加政局的錯綜複雜。

註② *Der Spiegel*, No. 13/1989, p. 33f; No. 22/1989, pp. 28-56; No. 23/1989, pp. 49-60; No. 26/1989, pp. 28-30; Klaus Naumann, "Wissen Republikaner? Welche Republik?",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3/1989, pp. 274-279; "Resolution der bundesweiten Aktionskonferenz gegen Neonazismus und Rassismus am 28./29. Januar 1989 in Brem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3/1989, p. 285f.

註③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rechtsextremer Parteien", *op. cit.*, p. 290

註④ F.A.Z., February 3, 1989, p. 2f; *Bayerkurier*, May 14, 1988, p. 1f.